**“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”（出版社序）**

**点点**

**1**

**荷马史诗，是一种“史记”的写作。用“荷马”来命名诗歌奖，与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诗歌奖相较，颇有一分古今之争的意味，也许这是欧洲人试图拯救诗歌传统的念想，至少象征一种对欧洲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抵御。**

**2**

**中国诗人喜好起笔名，于是汉语诗坛上有了一堆风生水起的笔名。每每谈及，几分怪诞，几分神秘。有一个女子，硕士班里10个同学，她恰好排行第四，于是诗坛上就多了一个笔名：赵四。**

**赵四，博士，诗人，编辑。热情，干练，率真。2017年，她受邀担任欧洲诗歌暨文艺“荷马奖章”评委会第一副主席，并萌生了将一些适合中国读者的获奖诗歌迻译成汉语的想法。于是，有了“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”的问世。**

**赵四，这套诗歌译丛名副其实的主编，她遴选文本，联系版权，组织译者，并亲自参与翻译。她对汉译本诗集犹如她在《诗刊》做编辑及主持《当代国际诗坛》的工作一般认真把关。她自己写诗，自己译诗。一篇《译可译，非常译》的文论是她多年译诗的串串心得，从中你可以感受到她的学养和历练。**

**3**

**瓦雷里（Paul Valery）曾言辞雷霆：是波德莱尔将法语从三百年只有散文（essai）而无诗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。瓦雷里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诗歌的标准：将词的创造附着在现代性的个人经验之中。诗不是用念头写出来的，而是用词的节奏来传达表现（马拉美语）；直至诗人保罗·策兰（Paul Celan）在绝望中写下了《死亡赋格》的绝唱，哲学家阿多诺（T. W. Adorno）竟然能从策兰创造的词语中听到二战集中营“尸体”发出的尖叫声响！阿多诺在提醒诗人，诗不只是到语言为止……**

**有人言，现代诗歌始于波德莱尔，终于保罗·策兰。如今全球诗界同行大抵在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纬度、不同的时空，用不同的语言写着同一种诗歌，他（她）们相互取暖，彼此捧杀，这是当今中外诗人的残酷处境。**

**现代诗歌，崇尚启蒙运动的语言及语言的节奏，诗人的思想语法不断地制造出一种“政治正确”的趣味。精致和极端是现代诗歌的特质，宛如对自己施暴依旧保持着一种“哀雅”的风姿。精致的尽头，是自恋自虐自慰的欣赏；极端的反面，是枯竭平庸肤浅的释放。诗歌与诗人分裂了，诗歌的“美”与诗人的“德”分离了。**

**阅读现代诗歌，我们不仅需要保有一份热情和执著，也必须同时保持一份清醒、自觉。因为诗歌作为语言的皇冠，可以藏龙卧虎，但正因为是皇冠，也是藏垢纳污的好地方。**

**4**

**在自媒体泛滥的互动时代，AI机器人也开始写诗了，并且登上了银屏和舞台，诗人的桂冠逐渐被剥夺或取消了，诗人作为一种精神贵族的象征逐渐丧失梳理自己羽毛的能力，诗歌对人的“压迫”或“催眠”也终将被消解。**

**我曾向诗人萧开愚求问：诗歌死了？他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但他，他还在写作……我突然明白，诗歌的“葬礼”还在“进行式”中……出版以“荷马”命名的诗歌，是我们这一代人“怕”和“爱”的坚持，是我们一代人向“诗歌”行一个注目礼。**

**是为序。**